

曾记得媒体采访行人,问一个同样的问题:你幸福吗?大多数人都回答“幸福”,且说出一番理由。其中一人,他支支吾吾,最后勉强说“幸福吧!”

其实,这是一个草率的提问。提问者的本意是要人回答“幸福”。但幸福是因时因地因心境而异的。

曾经有一个电视剧《幸福像花儿一样》,不谈情节,就它的内涵,我以为有两层意思,一是:幸福是美好的;二是幸福是短暂的。花因其美好而人喜欢,但好花不常开。岂能每个人都幸福?又怎能一生都沉浸在幸福中呢?

这使我想起一件事。那是前年,我早晨无事回老家看看。走进村口,看到宅上搭建起临时篷帐,披麻戴孝的人忙着进进出出,伴随着唢呐声和哭号声。那是邻居金章伯伯过世了。

总喜欢在这里走走,仿佛每走一步,就会碰撞到一个甜蜜;总喜欢在这里看看,仿佛每一抬头,就会闪亮出一个爱恋。

这里,飘挂着岁月的呼唤,遥远而又亲近;这里,荡漾着心灵的遐思,虚幻却又真实。这里,辉映着青春的情境,闪闪烁烁,美好而真挚。

徜徉复徜徉,徘徊再徘徊。依然是这样幽静,依然是这样温馨。这街头,依然有这么多人,闪闪亮亮,来来往往。是世间寻觅者?是红尘追梦人?当然,也有匆匆行路人,留下一个凝视与背影。

人生甜爱路,且行且珍惜。最美的希冀在这里,最美的向往在这里。

翠嫩的水杉叶上,闪耀的太阳是宇宙间一颗“最相思”的爱之红豆;“共此时”的月亮从银河捧出一片最纯洁的祝福,被丛丛绿色过滤的风轻轻地吹动着清新甜柔的气息。依依又恋恋,春光亦秋色。岁月如流,朝花夕拾。人生,真的会那么甜爱吗?生活,真的会永远那样优雅而美丽吗?虽然梦境很美,终究也会清醒。这世界,爱并不是全部。即使甜爱,也会有苦涩的添加。是的,如果太甜,就该加点盐;如果太柔,就该补点钙。或许,经历过酸甜苦辣,这爱,才会幸福。

去年三四月份,好友邀我同去江西的婺源看菜花,没去成,得知我去青海,她告诉我又错过了看菜花的最好季节,如果早两个月去,还可以看到在高原深蓝的天空下,繁花金黄一片。我笑说:“菜花有什么看头?你小时还没看够啊?”她跟着笑,只说不一样。

从西宁出发,青藏公路又直又长,好像没有尽头。路上,是无边无际的草,就像相濡以沫的兄弟,远远近近,高高低低,离湖岸越近,湖边的色彩也越浓郁,四面都是高原的气息,空气里全是天空的味道。青海湖是美丽的,但不是“杏花春雨江南”的秀美,却是“骏马秋风冀北”的苍凉之美。尽管来过几次,但当我再次站在湖边,还是为眼前这原始、粗犷的西域风情所折服。青海湖仿佛是一位身着湖蓝色藏服,镶满了片片银饰,浑身透着灿烂银光的母亲,一手牵着地,一手撑着天。

青海湖不远,它在海子的诗里,浸润情感:《七月不远:给青海湖,请熄灭我的爱情》。海子的诗里交织着绝望、寂寞,可是即使是绝望,海子也写得那么美!他的孤独如同“天堂的马匹”,“马肚子

里有含毒的野花”,如同

旅游

公共自行车的维护保养尤为重要,这就需要及时交由有关部门维修,不要带病上路。骑人要遵守交通法规,做到安全行车。另一方面,有关管理部门要经常维修保养公共自行车,使其运转良好,让骑车人能正常骑行。

公共自行车的维护保养尤为重要,这就需要及时交由有关部门维修,不要带病上路。骑人要遵守交通法规,做到安全行车。另一方面,有关管理部门要经常维修保养公共自行车,使其运转良好,让骑车人能正常骑行。

足来形容,这是这个年龄的老人特有的微笑。冬天里,他常常戴着棉帽,穿着棉袄棉裤,手相拢在袖管里。他不喜欢儿女买的鸭绒、丝绒的,即便被子,也是老棉絮的。他说盖着心里踏实。

除了我,小辈想听他唠陈米烂谷子事的不多。有时他见我站在场角,就慢慢过来。我常常问他些村里的旧事,他如数家珍,一直从我的曾祖父说到祖父及村里家族的兴替。说着说着他突然会冒出一句:这弟弟好来。我的理解,那多半是由于我的倾听。其实,他也孤独。老伴

他是个乐观的人,年轻时肯定不乏幽默。有时他儿子阿杜当着

金章伯伯终其一生,是个老农民,种田的老把式。他说现在的社会真好,吃穿不愁,即使生活在底层的农民也不必担惊受怕。他说的“担惊受怕”,

他是个乐观的人,年轻时肯定不乏幽默。有时他儿子阿杜当着

金章伯伯终其一生,是个老农民,种田的老把式。他说现在的社会真好,吃穿不愁,即使生活在底层的农民也不必担惊受怕。他说的“担惊受怕”,

他是个乐观的人,年轻时肯定不乏幽默。有时他儿子阿杜当着

金章伯伯终其一生,是个老农民,种田的老把式。他说现在的社会真好,吃穿不愁,即使生活在底层的农民也不必担惊受怕。他说的“担惊受怕”,

七夕会

七夕会

上海街头出现许多新型公共自行车,橙色的车轮,银色的车架,黑色的座垫和车把,美观大方典雅。骑着这种公共自行车,轻盈快捷,为中城街头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可有的骑车人只管使用,不加爱惜;有的人骑好了乱停乱摔乱踹;有的骑速飞快,在机动车道上骑行,险象环生;有的在车上上乱刻乱画,有损文明;更有的人当成私家车,长期占

告别这个世界时,看到了一场地金黄金黄的稻谷,虽然没吃上新米饭,但吃着肥肉炖黄豆。那是一个农民的满足。满足就是幸福,即便那满足是蛮细微的。

你说他幸福吗?他被生活所迫而喝“二二三”农药,那被拉去养马、望风,以至于“文革”批斗,那肯定不幸福。但当他生活无忧,看到丰收的景象,那幸福是不言而喻的。即便在他踏入另一个世界的刹那,他也是幸福的,因为他满足,所以走得安详。

你若去问一个整天花天酒地的人幸福吗?他也不会觉得幸福。

只有尝到了人生的苦与甜,才会感到幸福。常常有人感叹幸福在哪里?有人说幸福的密码掌握在上帝手里。其实,幸福的密码就在你心里,你就是上帝,重要的是你不要被纷扰的生活搅得忘记了密码。

鸡年春节,大学同班同学微信群里分外热闹,其中一件乐事就是应对下联。

先是涉猎面广的健行同学转来一条“当年复旦的名对”帖子,它记叙了上世纪50年代一次在复旦大学春节团拜会上,富有文学素养的数学大家、时任副校长苏步青教授,以座上两名教授姓名拟出上联:“陈望道、卢于道,头头是道”,随即请在座各位对出下联。陈望老

是动物学和新闻学名教授,只是名气可能稍逊于陈、卢。众人闻之,掌声四起,钦佩严北老过人的敏捷才思。

严北老当年由董必武介绍入复旦担任教授,自幼家境贫寒,能熟练背诵3000首唐诗,素有神童之誉,是复旦为数不多的自学成才、著作等身的知名哲学教授,且拥有从政、办报、受聘任教于多所高校、国共和谈代表等传奇经历。

读了健行的转帖,记忆力超强的班主任晋海生老师随即写来一帖:“严北老巧对苏步青的上联,已在复旦几十年传为美谈,但他还出了一个上联至今无人应答。上世纪80年代他在北京参加一个哲学会议,看到一批后进生崛起而欣慰,其

同窗鸡年趣对严北老下联

同窗鸡年趣对严北老下联

正月十五赏花灯,乃中国传统习俗。早在两汉时期,《史记·乐书》就有记载:“汉家祭祀太一(天帝),以昏时祀到明。”这一天晚上,要灯火通宵,将五牲、供果、酒菜摆在桌子上,对月烧香祭拜,祈求天神赐福。元宵节祭祀燃灯的习俗,渐渐演变成望月夜游、赏灯观灯。

皓月高悬之夜,点亮彩灯万盏以示庆贺,大街上入目皆是琳琅满目的花灯,街上还有各种杂耍和小玩意,人们在点点灯火中吟诗作对,饮酒作乐。这元宵,就仿佛是古代的狂欢节。更特别的是,凡到元宵当晚,即便平时不被允许抛头露面的女子,亦可梳妆打扮、华服美裙地跟着家人一同赏灯庆节。无数爱情故事亦在这月圆之夜悄悄酝酿。

明代以后,上海属地的元宵灯会已十分普遍,其中最热闹、最精彩还属上海县城的中心城隍庙、豫园、县衙一带。每逢元宵佳节,各处男女老小前呼后拥,纷至沓来;各种灯彩争奇斗艳,处处流光溢彩。光绪元年出版的《瀛寰杂记》就对当时城隍庙灯会盛况描述道:“城隍庙内园以及萃秀、点春诸胜处,……正月初旬以来,重门阔启。……上元之夕,罗绮成群,管弦如沸,火树银花,异常璀璨,园中茗寮重敞,游人毕集。……远近亭台,灯火多于繁星,爆竹之声,累累如贯珠不绝,借以争奇角胜。”

或许正应着这人月两团圆的喜庆,元宵赏灯的习俗绵延至今,俨然是“非遗”文化中一颗璀璨明珠。现代的豫园灯会自1979年开始,新的灯会它巧妙利用九曲桥的九曲长龙形状和特有水面条件,以湖心亭与东方明珠遥相呼应为背景,创作了形象生动的大型主题灯彩来演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灯彩文化。虽说现如今元宵灯会相比从前多了几分现代时尚,然而,新旧文化交融之中花好月美人团圆氛围并不会改变。

眼看又是一个元宵佳节,团圆之日,不妨邀齐亲朋好友去豫园潇洒走一回:猜灯谜、吃汤圆、逛庙会,过一个美美的元宵节!

中卓有成就的有方立天、张立文、方克立。他当场作一上联:“方立天、张立文、立天立文方克立。”他当场征求下联,无人应对。后他的学生写文章求助报端,几十年过去了,也无人应对。”

这个故事当即引起了不自量力的我的莫大兴趣,竟然不顾续貂之嫌,以改革开放以来崭露头角的法律界才俊应对哲坛新秀,写下了“王卫国、左卫民、卫国卫民贺卫方”的下联(王、左、贺分别为民法学、诉讼法学、法制史专家),自诩此下联因受人名所困,其最后一字应

为“卫”,即如果将“贺卫方”改为“贺方卫”,下联在形式上就能和上联对仗了,然而法学家的尊姓大名民事权利岂容公然侵犯?此下联发给同学群后,诗词佳作颇丰的世平同学给将“贺卫方”替换为“顾长卫”,我觉得如此十分符合对仗要求,惜乎顾氏乃电影界名人,难入法学界人选,只能割爱。

令人钦佩的是世平不信苏步老下联30多年无人应对的邪,他接着一下字发来近20条应对下联,其中我觉得最令人叫绝的是“何亚非、孙亚夫、亚飞亚夫王光亚”(何,国侨办原副主任;孙,国台办原副主任;王,国港澳办原副主任,他们均为国内现代外交界人士),其对名人姓名的记忆数量之丰和融会贯通之能,使我顿觉自叹不如。华金同学的下联则显得轻松幽默,他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张国明、陈国珠、国明珠周建国’,都是我们班、我们学习小组的同学,可(人选)否?”其人名入选概率如此之小且又如此之巧合,读之令我忍俊不禁,再次拍案称奇叫绝!

老下联30多年无人应对的邪,他接着一下字发来近20条应对下联,其中我觉得最令人叫绝的是“何亚非、孙亚夫、亚飞亚夫王光亚”(何,国侨办原副主任;孙,国台办原副主任;王,国港澳办原副主任,他们均为国内现代外交界人士),其对名人姓名的记忆数量之丰和融会贯通之能,使我顿觉自叹不如。华金同学的下联则显得轻松幽默,他说:“肥水不流外人田,‘张国明、陈国珠、国明珠周建国’,都是我们班、我们学习小组的同学,可(人选)否?”其人名入选概率如此之小且又如此之巧合,读之令我忍俊不禁,再次拍案称奇叫绝!

非遗在身边

非遗在身边